

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昭公經傳第九補注第二十一

昭公喪公子公子稠也母齊歸敬歸之姊

也即景王四年即位時年二十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

補曰疏見閔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

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郭

補曰杜預曰

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向

之也齋在陳蔡上先至於會文烝案晉先楚者史之舊

與宋同也招是陳侯之弟稱公子者出會與諸國大夫

列序不可獨出弟文崔子方得之且因與八年稱弟合

以見義如彼傳所云也盟折曰蔡叔此曰陳公子各有所

各異者後有季則前有叔後稱弟則前稱公子各有所
常疑亦因史之舊也郭卽左氏說字古通用杜預曰鄭
地本東虢國也左傳曰三月甲辰盟經不書盟者傳稱
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杜預曰亦有作國弱者齊惡公羊
撰異曰弱公羊作酌徐彥曰亦有作國弱者齊惡公羊

作石惡陸渚曰誤也罕公羊

三月取鄆

魯邑言取者叛戾不服補曰此當依左傳爲

子教部入鄆未能得之至是始取之公羊曰運者何內
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不聽之文與圍棘同皆謂
其叛也范所本但公羊於下疆田云與莒爲竟則亦謂
其本是內邑而叛屬莒耳與左氏不異也不書伐莒者
李廉曰書伐莒是以討賊子魯也文烝衆月者交爭已
久幸而得取故危錄之取爲易辭月爲危錄此自無相
妨○撰異曰三月各本誤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

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陳侯

歸文則罪之輕重不可知故重發義明與陳光同文烝
案傳或又以秦有狄文嫌與諸夏異故重發以明同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

大原地補曰卽定十三年之晉
陽爲唐叔始封地舊說皆如此

據左傳鄭子產稱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

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明晉陽是也而宋翔鳳作小

王置為大原郡即今山西大原府及春秋說題辭云高

爾雅注據小爾雅高平謂之太原及春秋釋東原底平云大

平曰太原謂之太原以爲凡高平之地皆得蒙大原之

而高平者謂之太原以爲凡高平之地皆得蒙大原之

解不必專在晉陽其論春秋大原及書禹貢既修大原

詩小雅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以

爲此諸文皆非秦漢大原國語是漢志之安定郡高

平等處乃今甘肅平涼府固原等州漢志之安定郡高

取平曰大原之義也文烝案小雅國語之太原亦非

平陽非晉陽顧炎武已言之春秋及禹貢之太原亦非

晉陽乃宋氏新說宋以漢志說文並稱安定有鹵縣可

證大原爲大鹵之說而左傳稱敗無終及鞏視晉陽尤

今直隸遵化州玉田縣由玉田至平涼就戰視晉陽皆

遠是則可疑若禹貢大原之文上承梁岐大原皆

說蓋是也此不如箕交剛言晉人者蓋以羣狄勢盛進

而詳之從正例也然則此事宜蒙上亦不與箕交剛

同、撰異曰原左氏作大鹵字穀梁與此同傳曰中國曰大原

譙原爲鹵也左氏作大鹵字穀梁與此同傳曰中國曰大原

招輔注二十一

二

傳曰中國曰大原

夷狄曰大鹵

補曰此中國對夷狄言則不專指魯公羊亦曰此大鹵也又曰原者何上平日原下

平日隱說文釋安定鹵縣之鹵曰東方謂之廣西方謂之鹵此原與鹵之義也號從中國名從

主人謂之廣西方謂之鹵此原與鹵之義也號從中國名從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補曰時

莒展奔吳補曰疏曰展篡踰年不稱爵者徐邈云不爲

展爲寡依左傳也實未必然○撰異曰左氏作莒展與亦或無與字左傳曰莒展之不立

叔弓帥師疆鄆田疆之爲言猶竟也爲之竟界補曰亦義相近也古讀竟亦如

疆毛詩傳曰疆竟也是以竟爲本訓公羊曰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劉

敞曰疆之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劉

韓韓公也或前是史略小國以爲常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補曰楚郝敖也卷實絺見下

可改也孔廣森以爲春秋爲內諱也楚夷狄之國公子
圍親弑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略其
實沒其文文烝案先儒劉葉胡陳張等各有所說孔氏改
之較爲近理而亦失之鑿深其文辭者固春秋也書王
法而不誅其人者亦春秋也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朝夷
秋卽爲恥違計楚君何人哉○撰異曰卷左氏作麋徐
彥公羊疏曰左氏作麋字
二小傳木亦有作麋字者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乃者臣補曰注乎人之辭刺公弱劣受制強

也說見僖三十一年言至河不舉所至地名者心如晉

故著有疾也

公懼不利於己故公托至河有疾而反以

公懼不利於己故公托至河有疾而反以

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傳互文以
見義然則十三年傳曰復是微有疾而反嫌與上四如晉同
經曰至河有疾乃復是微有疾而反嫌與上四如晉同
故明之補曰恥如晉者恥如晉不得人也所以不得入
則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此下傳及十二年傳之文
言殺恥殺恥亦同唯十三年季孫執於晉或小異也范注
無殺義也恥者經之著者經之范言公託有疾又
非也言乃復所以得為著者經之乃者在天不在人之
辭故言子遂如齊有疾而反書至黃乃復若非有疾則
不得言乃今此言至河乃復與遂同文是足著其有疾
也此傳及下十二年傳與左氏皆不合左傳此年晉人
辭公為公親弔少姜十二年辭公為甚愬取鄭將治魯
十三年辭公為季孫既執失舊好二十一年辭公為將
伐鮮虞辭公之說益實有之所為之事或未可據又五
年公如晉左傳以為莒愬受牟夷晉欲止公十五年公
如晉十六年公至左傳云晉人止公統觀左氏諸文亦
足見晉之有憾其始終無季氏訴公事則由魯國雜史
書為季氏掩罪耳大氏左傳記季氏事多不以實也公
羊曰不敢道也何休曰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孔廣森
引穀梁下

傳為說

季孫宿如晉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

孫宿也

明晉之不見公季孫宿之所為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補曰自此滕皆有名者諸君皆不正或後舍狄道正

者亦以名通○撰異曰原公羊作泉陸渚所見唐石經磨改及板本皆同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原字案說文泉

水原也原水泉本也泉本作泉象形字原从泉出厂古籀从三泉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補曰滕至此始書葬蓋亦所謂少進杜預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

會於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補曰稱名

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補曰疏

曰前高

止之奔欲明從史文今北燕伯出奔嫌自名之故重曰從史文舉此二者以明例故於後不釋文悉案前事自齊言之此事自燕言之燕自稱其國

亦直稱燕不稱北燕救復明之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

無取於月此月知以月爲例也僖

十年冬無月當是歷月矣大雨雹皆不月知亦非例○撰異曰雪左氏作雹與穀梁或本同今本公羊作雪自音義唐石經以下皆同徐彥公羊疏曰案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

有作雹陸德明所見已誤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

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靈王始合諸侯也補曰此本杜預申楚地本申國

孔穎達曰釋例班序諸稱齊桓既沒宋楚爭盟起僖十八年盡二十七年陳與蔡凡三會在蔡上楚合諸侯蔡與陳凡六會其五在陳上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進之遂班在衛上然則陳實小於蔡

儲桓公進陳班楚以大小爲序不進陳班故蔡多在

陳上文添案淮楚主會不殊會又下伐吳不言及異於衛者

何類所以爲楚子稱人以執執有罪補曰疏曰僖二十一年雩

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執有罪補曰疏曰僖二十一年雩

不與夷狄執中國此時楚強徐又夷也不言歸者蓋在

會而執尋亦釋之故不言所歸也○撰異曰楚人板本

公羊或作楚子謀唐石

經鄂本十行木亦作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之君傾衆悉力以伐強敵內外之害重故謹而月之定

四年侵楚亦月此其例也補曰疏曰舊解凡日月之例

多施於內不加於外而云謹而月之者以四夷之盡吳

楚最甚從此以後中國微弱禍害既重書亦宜詳故注

并引定四年三月侵楚爲證猶莊六年子突王者之師

挫於諸侯僖十五年齊桓霸者之兵屈於伐厲故亦書

月是其義也徐速云伐不月而書月者爲滅厲書理亦

通也內外之害者內謂吳外謂衆國文添案杜預曰因

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張

大亨曰諸侯畏楚之強守宋之盟而從楚然猶不能致

魯衛曹邾至伐吳則諸侯皆去所執齊慶封殺之補曰

從惟楚之屬耳人心向背可知入何也慶封封乎吳

鍾離言時殺慶封自于鍾離實不入吳補曰左傳以為

已絕其齊在魯不復為大夫賤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

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據已絕于齊補曰吳

齊討也補曰楚本為齊討故繫之靈王使人以慶封令

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謂與崔杼共慶封

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補曰息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

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補曰楚靈蓋已改名虔此舉

云弑者蓋密弑之託以疾卒楚無良史告不以實故春

秋從而書之傳因慶封之對以起其事則篡弑之罪亦

足以見也洪咨夔論左傳曰學者固當信經舍傳而竟

以傳為誣亦未敢斷穀梁楚圍弑君與左傳同則其事

自在人耳。甘蓋楚諱其事以疾卒。赴魯史無從而改。春秋無從而革也。文烝案此等皆殺梁密於公羊之處。猶

知幾於卷卒一經議。軍人粲然皆笑。笑然盛慶封弑其

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傳例

人以殺大夫為殺有罪。今殺慶封。經不稱大。故曰不以

弑君之罪罪之。補曰：依宣十一年例。既當出楚人。又當

直言殺齊慶封也。葉西以為慶封被執後。楚始有殺之

之意。若不書執。但曰殺齊慶封。則語勢直急。似真為討

慶封伐。不與楚討也。補曰：不足服。春秋之義。用貴治賤

矣。矣。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稱春秋之義。所以是非二

百四十二年之中。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

列內有公卿大夫士。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此

此貴賤之說也。論語曰：中人以上。漢書人表以下。又言上知

下愚。又上下之間。有次有又次。漢書人表以下。又言上知

智人。愚人。分九等。此賢不肖之說也。說文曰：不似其先

故曰不肖也。方言肖法也。廣雅肖類也。貴治賤。以位賢

治不肖。以德以亂治亂。則以暴易暴。之謂猶孟子言以

燕伐燕也夫以燕伐燕而猶可以行孔子曰懷惡而討

雖死不厭其斯之謂與也公羊十一年傳曰懷惡而討

不義君子不于何休以為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

與此傳意異此傳曰以亂曰懷惡皆指靈有弑君之罪

而王夷狄之君欲行伯者之事嫌於得善故引春秋以

明之復言孔子以正之

遂滅厲者孔廣森曰厲左氏作賴徐彥公羊疏曰有作賴

武紀祖厲河李斐曰音嗟賴左氏僖十五年作厲此作

賴又桓十三年傳有賴人皆寫者異耳杜預云義陽隨

縣北有厲水經遂繼事也而巳今靈王兼統七國夷

狄之盛儋於霸主兼稱遂別有義例故復明之

九月取緄補曰疏曰襄六年莒人滅緄以緄立莒公子為

滅而云取者徐邈云諱故以易言之文烝案徐本公羊得之或諱言入則是變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補曰舍去也何休曰月者善錄之意案此與丘甲三軍並是謹月而意

異 貴復正也

魯次國舊二軍喪十一年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補曰凡諸侯非受命爲伯者大

國二軍小國一軍魯大國故二軍左氏哀十一年傳季

氏稱左師孟氏稱右師是知罷中軍爲左右二軍也對

作爲文故亦不言初皆省文也此事亦著爲令孔廣森

說公羊曰季氏專魯國然後舍中軍陽虎專季氏然後

從祀先公而春秋書之壹若國之典制者稱其美不稱

其惡臣子之義也重其禮不重其事制作之意也文烝

案殺梁兩傳全同明皆不須細論其事孔氏得之抑凡

魯國禮樂刑法政俗之變春秋書之直其文而仍婉也

諱其義而不盡也蓋多有因史法之舊者明堂位曰魯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

言出

以其方向內也補曰注足傳意即接我之謂以與來奔重發傳者疏曰庶其以邑來而不言及此言

及故各

發傳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內城

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

以地來也補曰以下各本衍其字今依唐石經

剛以地來則何以書也

重地也錄其地之罪重故不得不

重魯得地胡安國高閔所謂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

識之也疏曰此傳獨言重地者舉其中以包上下文

案邾庶其黑肱不言重地所以顧界我快之文莒牟夷

獨言重地又以包邾庶其黑肱之文此等皆穀梁簡於

左氏公羊之處蕭穎士欲爲編年之書於穀

梁師其倫而不知者乃謂其大體寂寥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補曰月者蓋滿二時也如晉未知何月若二月末則未滿當爲下敗師日故

月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泉

賁泉魯地○撰異曰賁左

左氏作蚡字穀

狄人謂賁泉失台

補曰狄即莒也段玉

梁作賁泉字

裁曰據楊疏字則失

台當本作矢胎謂賁爲矢者卽今俗語謂糞爲矢也
前是狄今是 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補曰重釋例者

秦伯卒

冬楚子禁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補曰徐得稱人

者楚主兵從其類而人之越與徐略同故亦稱人楚也徐也越也皆夷且僭也楚子爲主則彼皆小國不論其夷與僭若論其夷與僭而不稱人則當殊之殊爲外文外徐越則內楚之文而可乎上會淮夷不殊不稱人者淮夷又非徐越比矣不稱於越人者自越言之曰於越自楚言之曰越皆所謂名從主人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補曰疏曰不日者蓋非正

葬秦景公
補曰秦至此始書葬亦所謂少進數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遠罷帥師伐吳

○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爲頗左氏穀梁作遠罷字

冬叔弓如楚

○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亦有一本云叔弓如齊者誤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平者成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暨猶

暨暨也

補曰公羊同公羊爾雅又曰暨與也

暨

釋單字毛詩傳多有此例疊字者物之貌孔穎

也

達詩正義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暨者不得已

也

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

也

補曰申上句公羊亦同以外及內曰暨補曰又申上

可立文故變文言暨陸清聞於師者得之黃仲炎引書女義暨和及高宗及補甲及我周文王以爲暨猶及也豈足論春秋之文乎傳三語發經通例此是齊求魯而及魯左傳以爲齊求燕誤矣傳例平稱衆暨某平及某

平云者猶言魯人暨某人乎魯人及某人乎也
交不得稱魯人故外亦不稱人趙鵬飛得之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婁如齊莅盟

補曰婁豹之子叔孫昭子○撰異曰媾公羊作舍後同

莅位也丙

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補曰說曰重發傳者

嫌公如楚恐媾非是君命故發之明媾亦受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鄉曰衛齊惡

在元年補曰鄉亦作歸八年同今日

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

補曰疑臣當辟君名君子不奪人名

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不奪人名

之所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父卒則稱王父之命

名之補曰劉敞曰穀梁蓋言臣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子前王父名之者則亦不改也以言衛齊惡

蓋王父名之爾說者不曉乃謂唯王父名子王父卒則稱王父命名之是則不可文烝案此特發傳者蓋夫子嘗論其義相承說之鄭君曲禮注曰春秋不非也唐石經初刻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名者不奪人親之所名也較今本多六字嚴可均曰等語意當從初刻爲是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補曰危之者何休曰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

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爲亂故危錄之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鄉曰陳公子招

在元

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

蓋其親謂既稱

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子今君之母弟

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

也

補曰重發側者彼重王命此重世子故並舉以發端

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

可以重之存焉

補曰重發傳者前明會王世子特尊之文此明殺諸侯世子得

志之義也疏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繫楚此世

子偃師繫陳者體國重故繫國言之公子繫君故不繫

國也文烝案言陳世子不言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

其者非君殺不得爲殺辭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補曰重發傳者前是奔此是殺世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今依唐石經余本古殺之惡也

惡招補曰若解爲而中集釋本心止

義不能制於亦可通然文夏四月辛丑陳侯之惡也

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叔弓如晉

疾招過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緡杜預曰憂志自殺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千姓徵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

重發傳者嫌楚殺爲甚恐其無罪故發傳以同之

陳公子留

出奔鄭

補曰案左傳于微師赴于楚且告有立

留奔鄭不曰陳留者杜預蘇轍張大亨曰未成爲君葉

夢得曰不與其得成君高閔曰曰世子曰公子別嫡庶

也李光地曰目世子殺於上則著公子奔於下也高澍

然曰三公子經書各異招目弟過目大夫則知留爲奪

嫡之公子矣留奔於殺敵師後又知留之奔懼楚非懼招招之殺世子立留非自立矣

秋蒐于紅狩郎狩郟西狩也蒐有五蒐紅大蒐比蒲者三

大蒐昌開也狩言公此不云公者狩則主爲游獵故言

公蒐是國家常禮故例不言公也文烝絜楊疏元文并

王守河陽亦人狩例誤同左氏公羊說非也今刪去四

時之田秋曰蒐冬曰狩皆因田獵習武事而狩以田爲

習兵爲主國之常禮不嫌其非公故不須言公也史者以

不言公亦與蒐同○撰正也常事不書而此書者以大閱

異曰蒐公羊或作廋蒐狩書者皆譏也蒐紅正而書

正補曰疏曰范例云凡蒐狩書者皆譏也蒐紅正而書

者明此年大蒐失禮故因此正見不正是范意以秋

鬼得禮欲見以正刺不正故書之范例又云器械有常
故不云大言大者則器械過常文烝案蒐與狩同而異
者也其同於狩者蓋每歲行之下傳云云是也其異於
狩者蓋當略如何休說以爲比年蒐五年大蒐也言大
者下十一年注謂人衆器械有踰常禮是也此以正見
不正者謂以此秋時之正明後失秋時之爲不正非謂
言大不正也但正文至此始見而後又見正文者竊
意魯自舍中軍後季氏專國兵事益重史始志蒐志大
蒐君子因存其最始之正**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
者也補曰書大傳曰戰國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
者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傳先言禮之大
以起下言舊典公羊桓六年傳曰大閱者何簡車也此
年傳曰蒐者何簡徒也下十年傳曰大閱者何簡車也
徒也簡徒者何休所謂比年簡徒謂之蒐也簡車者所
謂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也簡車者何休所謂比年簡徒
徒謂之大蒐也今本公羊桓六年及此年傳五年大簡車
王引之考正之如此也公羊三處又皆曰何以書蓋以
罕書也然則公羊之意以爲經書蒐與大蒐非蒐狩之
蒐歟今案傳於大閱曰平而脩戎事非正也謂大閱之
禮當因四時田獵行之明蒐與大蒐之禮必於秋蒐行之
之矣彼傳以平而脩戎事爲非正此傳曰因蒐狩以習

用武事禮之大者其意正互相發但彼則解為闕兵車
此下云云則專論其與狩同者而簡徒大簡車徒之義
有所未備耳何氏比年三年五年之說雖無明證而大
概近是也傳說此以爲大蒐且云自根牟至于商衛革
矣呂祖謙謂春秋時之蒐有二有因時而蒐有事而蒐
蒐因事者如晉蒐于被廬之類艾蘭以爲防防爲因事而
艾卽劉字置旃以爲轅門旃旗之名周禮通帛爲旃
大限補曰爲因事者亦當因時艾蘭以爲防防爲因事而
立旃竿爲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說
見詩正義謂之轅門者陳奐曰立旃竿爲門如設轅在
兩旁非謂更以葛覆質以爲藥爲補也藥門中臬葛或
以轅表門更以葛覆質以爲藥爲補也藥門中臬葛或
徐邈亦云恐傷馬足故以毛布覆之文烝案臬卽闌字
也陳奐曰質者侯中的卽正也方二尺四邊以木爲
餘是謂之樞質今以樞質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流謂
爲門中則闌高二尺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流謂
車兩轆頭各去門邊容握四寸也輦挂也挂則不得
入門補曰疏曰徐邈云流至也門之廣狹足令車通至
車兩轆去門之旁邊四寸或以流爲旒陳奐曰流行也
謂車輪行也旁門旁也車行至門兩輪之軹去門旁四

寸音義及詩音義引劉兆注曰擊車軌塵塵不出轍補
絳也與范同音義又曰木或作擊車軌塵曰王念孫曰
軌者循也謂後車循前車之塵不得旁出也賈子曰緣
法循理謂之軌史記天官書言軌道謂循道也文選案
曲禮明言塵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補曰疏曰
出軌王說非也馬候蹄舊解四蹄皆發後足躡前足而
相同候齊召南以爲四馬步驟如一卽詩揜禽旅揜取
所謂我馬既同毛傳言田獵齊足是也揜禽旅衆禽
補曰疏曰禮云不掩羣者謂不得分別大小一羣盡
取之今雖掩衆禽在田則簡其麋卵之流而放之射訖
則釋其面傷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勢
姚鼐曰不失其馳者五馭之逐禽左也古者取禽必引
車右旋逐其後自左射若御者詭遇則所獲禽必面傷
踐毛謂之不能中文選案姚說也詩秦風公曰左之
舍拔則獲鄭君以爲從禽之左射之賈公彥周禮保氏
疏曰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
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
腓爲上殺是也又詩小雅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王引
之曰如破而破也舍矢而破言中其速正與舍拔則獲
意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奔之不逐面傷不獻不

成禽不獻

惡虐幼少

禽雖多

天子取

三十焉

其餘與

士衆以

習射於射宮

補曰鄭君詩箋曰三十者每禽三十也射

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

射而中

田不得

補曰疏曰舊解

以擇也

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

所

射而中

田不得

補曰疏曰舊解

禽則得禽

田得禽而射

不中則不得禽

以爲射宮之內

還射死禽中則取之故以重傷爲難

論語稱射不主皮則射皮不射禽也

義而賤勇力也

射以不爭爲仁揖讓爲義補曰墨子經

案此對文爲詞也

毛詩傳曰田者大艾草以爲防或舍

其中兩纏旃以爲門裘纒質以爲櫛開容握驅而入鬯

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

然發抗小緩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

奔走占之道也又曰乾豆二日賓客三日充君之

庖故自左臠而射之達于右臠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

射左臠達于右臠爲下段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澤宮川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補曰案左傳招歸罪於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補曰楚放殺他國之人故招與並繫國疏論奐亦然孔穎達曰不言殺陳大夫者殺他國之臣例不書爵宣十

一年殺夏徵舒是其類○撰異曰奐惡楚子也惡其滅公羊作瑗徐彥曰左傳穀梁作奐楚子而言師補曰

疏曰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知滅陳亦是楚子但爲惡之故貶稱師也不貶稱人而言師者以楚恃疆滅國著

其用大衆劉敞曰此楚子也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賊殺人之臣稱爵則疑於伯稱人

則疑於討滅重矣故壹見之於師也滅國不葬閔楚夷狄以無道

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之也滅國之故書葬以存陳補曰此

注不子不與楚滅與閔之二者皆釋書葬義既以不與

楚滅而變滅國不葬之例又閔哀公身死國也徒爲楚

召甫去二十一

召甫去二十一

三

所葬故志葬也此葬是楚子葬之義無可疑公羊及左
 氏買服說皆以為楚葬哀公杜預曰魯往會故書非也
 史本以楚葬書上滅陳本稱楚子執放殺葬皆承楚子
 文君子改言楚師執放殺葬皆承楚師文也此與齊侯
 葬紀伯姬有異彼上文改史沒齊侯滅紀之文并不言
 齊師齊人故於葬言齊侯黎錞齊履謙等已論之矣閔
 之各本誤作閔公今依唐石經余本劉敞權
 衡孫覺經解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改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許以自遷為文而地者許復見也夷許地徐邈曰
許十八年又遷于白羽許比遷徙所都無常居

處淺薄如一邑之移故略而不月

夏四月陳火補曰劉敞以為是時楚子在陳彼告而我平
補曰劉敞以為是時楚子在陳彼告而我平

氏作災徐彥公羊疏曰左國曰災補曰謂內邑曰火
補曰謂內邑曰火

氏作災字穀梁與此同國曰災補曰謂內邑曰火
補曰謂內邑曰火

謂此陳火災與火不志此何以志補曰因史例也
補曰因史例也

陳而存之也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不可以
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不可以

范引上不與楚滅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說其實未嘗閔陳者閔陳之也與上閔之同而所從言之則異閔哀公故書葬閔陳而欲存之意書火者變邑火不志之例專是例兼有不與楚滅之意書火者變邑火不志之例專是閔陳而存之也閔陳與閔紀同義存陳與存遂同文不去月者亦是閔而存之又與紀伯姬叔姬日葬相似公羊曰存陳亦與傳同何休解為天意欲存之劉敞曰此自聖人欲存之故錄爾安知天意

秋仲孫纘如齊

補曰纘孟僖子也左傳曰如齊殷聘郝懿行曰七年叔孫蒞盟蓋以聘往至是閔一

年合於殷相聘之制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撰異曰齊公羊作晉王葆曰誤張洽亦曰非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

補曰意如宿之孫季平子也意

如父悼子名統左傳曰平子伐莒取郟陳傅良曰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文

庶案月者爲下卒日。撰異曰：意公羊作隱後同案。少儀注：隱意也。聲轉字通。史記蘇意。漢紀作蘇隱。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婣如晉

月者爲葬
晉平公起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不書冬甯所未詳補曰昭之世
不得爲遠此自與夏五傳疑異

以壬申失其所繫之義推之蓋必有說矣何休曰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孔廣森曰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書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是不脩春秋文如是君子脩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去冬也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故去冬也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撰異曰：成公羊作戊案何休元年下注：成惡皆與君同名音義曰：讀左傳者音城何云：向戊與君同名則宜。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補曰：月者爲葬。撰異曰：二月公羊作正月。

葬宋平公

子晉獻公以殺世子申生故不書葬宋平公殺世

甯所未聞鄭莊公殺弟而書葬以段不弟也何氏將以

理例推之然則段不弟也故不書弟座若不子亦不應

書世子書世子則座之罪非不子明矣補曰疏曰申生

賢孝遇讒而死故黜獻公之葬座雖無不子之文微有

小罪故不黜平公之葬若然范云未聞者不直取

何休之說故也何氏直謂座有罪如鄭段之比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子申

補曰說文曰羨

羨誘或从言秀左傳曰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又曰

誘祭仲而執之何休曰使不自知而死故加誘○撰異

曰虔本或作乾何爲名之也據諸侯謂虔夷狄之君誘

陸渚所見作乾名補曰謂虔夷狄之君誘

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

謹之也蔡侯般弑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

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于中國者理既不通事又不

然宜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

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嘗試論之曰夫罰

不及嗣先王之令典懷惡而討丈夫之醜行楚虔滅人

之國殺人子伐不以罪亦已明矣莊王之討徵舒則
異於是矣凡罰當其理雖夷必申苟違斯道雖華必抑
故莊王得為伯討齊侯不得滅紀趙盾陳則稱善惡兩
大之靈至誘蔡則書名以惡之所以情理俱暢善惡兩
顯豈直惡夷狄之君討中國之亂哉夫楚靈王之殺蔡
般亦猶晉惠之戮里克雖伐弑逆之國誅有罪之人不
獲誅賊之美而有累謹之名者良有以也補曰疏曰兩
立之說謂兩理皆立之說又解謂兩事立說或以為不
字下請云不兩立之說謂事不得兩立恐非也伐弑逆
之國謂蔡誅有罪之人謂里克累謂晉惠彼傳罪累上
是也謹謂楚靈此傳謹之是也文烝案楚靈內懷利心
而外託討賊已於誘字見義不待煩言也至於謹名以
為特文又謹時謹月謹日謹地以盈其文則全以夷狄
之誘殺中國起義不專以誘殺起義若中國誘殺中國
無為謹之又謹如是也中國誘殺夷狄更可知也夷狄
誘殺夷狄則戎蠻子尤有明文也傳之釋經平淺精審
注竟欲亂華夷之別謬矣莊王入陳傳亦曰不使夷狄
為中國注不知引彼傳以明同反引殺徵舒傳以明異
何邪註雖託討名其實既謂之誘不得復謂之討公
羊言誘而傳不言討與殺徵舒殺慶封傳不同此傳
義謂其為密也殺慶封傳言不與楚
討諸其以賊討賊此處在所不論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撰異曰棄左氏或作弃後同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母胡女歸姓補曰襄公妾敬歸之婦也孔廣森曰左傳會于沙

隨之歲襄公始生公羊於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襄之

娶定在卽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絕不見者似本未有正嫡云文烝案此

大蒐于比蒲

夏而言蒐蓋用秋蒐之禮八年秋蒐于比蒲魯地疏曰注引喪蒐者重守國之衛安不忘危補曰比

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引正以讖不正文烝案據左傳

晉叔向之言則喪蒐又非禮經意亦足兼見范何以決

其不譏乎齊履謙曰教梁於毀泉臺曰喪不貳事貳事

緩喪也左氏於大蒐比蒲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

仲孫獵會邾子盟于祫祥

既葬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有喪既葬卒哭并經帶從

喪盟○撰異曰祫祥者或與虛打同歟何休曰益諱

祥字服氏注引者直作詳字無侵字徐彥曰穀梁傳作侵

玉裁曰據音義穀同左作穀祥而徐彥引穀上字作侵服引穀但有詳一字可見古本不同至多音義不能盡載也文烝案杜預釋例祲祥二名意左氏經為祲祥傳為祥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

曹人杞人于厥懋厥懋地也補曰亦當云地闕○撰異

徐彥曰齊國酌者賈氏作酌字與此同服氏及穀梁皆作齊國弱字也屈銀左氏穀梁作厥懋字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傷十年

邾人執繒子用之傳曰用之者叩其鼻以蝟社惡之故謹而日之補曰注引蝟社之文非也左傳曰用隱大子于岡山杜預曰殺以祭山公羊曰用之防又申之曰蓋以築防何休曰持其足以頭築防皆不以爲祭社疏曰滅中國當日用人亦當日皆傳例也注嫌用之不得蒙日故特言之○撰異曰友左氏公羊作有案荀子曰友者所以此子也喪稱子其曰世子何也補曰見以又見

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一事輒注而志之也何休

曰卽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稱世子邪鄭君

釋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啟封

疆而貪蔡誘殺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

殺一國二君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

終補曰三句相屬為義下二句倒文猶曰所以惡楚子

一事注乎志也一事猶一役也楚有事於蔡由誘殺而

國而滅非再舉也注屬也范云注而志之卽鄭云淫放

其志是也疏曰經稱棄疾國蔡邠知是楚子者以棄疾

若貶當云楚人不當稱師又傳云惡楚子明非棄疾矣

然則惡楚子變文云世子者以楚四年之中滅兩國殺

二君自謂得志若遂其凶暴是表中國之衰申夷狄之

彌故抑之使若不得其君也世子繼體之名父沒仍得稱

弟兄死不得稱弟者對兄繼體之名父沒雖沒若意有所

見則亦得稱之弟者對兄繼體之名父沒雖沒若意有所

歸也文燾案凡言以其君歸者傳云猶愈乎執此以繫

之如咳助說也公羊以為未踰年君稱世子者誅君之

子不立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與傳異也師協曰春秋

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

書殺書圍書執書用深惡之也師氏說有合經旨王引

之乃以為傳之注當為詳詳字左旁草書與相似右
旁與上相似故詳誤為注志者記也文烝案傳論稱世
子之義不得以詳記為說王氏改字不可
從傳注字依音義張具之住二音為是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高偃侯元孫齊者

大夫也陽燕別邑不書于燕未得國都也補曰此皆本

杜預言元孫者據世本也左傳曰敬仲之曾孫鄒○撰

異曰陸渾纂例曰左氏作北燕伯款案今左氏無款字

蓋陸誤記傳文也傳又以陽為唐說文陽古文肅从口

易疑左氏納者內不受也補曰重發傳者此稱帥師義在哀二

年燕伯之不名何也據義不可受則不以高偃擊燕伯

傳邵曰公子遂以去公子為擊燕伯以書名為擊者臣

也宜書名故須去公字乃為擊君不可名而以臣名君

者不待去燕伯則為擊也是以目燕伯而不書名所以

不與高偃擊之補曰疏曰楚人圍陳納頓子稱納而不

名衛侯入于夷儀亦不名則不名乃是常事而傳怪燕

伯不名者衛侯朔入于衛傳曰刺之名惡也則諸侯有

惡出入皆名北燕伯亦出入宜名但不以高偃擊之故

直出書名而已頓子不名者為楚微者所納故亦不名

衛侯入于夷儀不名者以復歸有名故未入國略而不名也鄭伯突亦未入國書名者以後不書復歸故入徐書名也文烝案疏言爲楚徵者所納非也當改云以楚人爲文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補曰疏曰二年傳曰惡季孫宿

今此語君之季孫是意如故重明之云季孫氏者欲見其累世同惡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虎

○撰異曰虎左氏作熊公羊作然徐彥曰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虎字案今穀

梁作虎左氏經作熊而傳中成虎字四見與今穀徐疏虎字當由寫者避諱而誤耳段玉裁以爲然與熊字之誤虎與然聲之轉楚靈王名虔君臣同名是以作然爲正而熊虎皆誤字失之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補曰公子慙子仲也慙非卿書奔與臧孫紇同紇日此不日蓋史略

之○撰翼曰慙公羊作整張洽曰字之誤也公羊亦或作慙段玉裁曰左氏音義云慙一讀爲整非也慙無整音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

補曰據霸國不正

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鮮虞姬姓白狄別種也地居中山故曰中

國夷狄謂楚也何休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者何以不狄也鄭君釋之曰晉不見因會以綏諸夏而伐同姓之師而不可也狄之重大晉爲厥慙之會實謀救蔡以入國之師而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焉厥慙之意會穀梁無傳鄭君之說似依左氏甯所未詳是穀梁意非補曰注解鮮虞本杜預杜惟不言姬姓耳疏曰廉信云與夷狄交伐謂楚伐徐晉伐鮮虞是也范慙之會謀同范云甯所未詳是穀梁意非若然范荅薄氏亦言楚滅陳蔡而救蔡者作穀梁意也若然范荅薄氏亦言楚滅陳蔡而

晉不能救棄盟背好交相伐攻者范意以晉不能救陳
禁者不據厥慙之會故也文烝案范謂如鄭所言則穀
梁意非矣以傳指楚伐徐而鄭乃指楚圍蔡滅蔡疑未
可用與答蒍氏意自是不同疏誤會范意而范又誤會
鄭意也鄭意亦謂傳指伐徐特連圍蔡滅蔡言之以盡
其義晉合諸侯不能救蔡致爲楚滅今楚又伐徐晉并
不能合諸侯乃伐鮮虞春秋不正其交伐故上書楚子
而此則狄晉以明晉不如楚也會厥慙不能救蔡既據
左傳文亦本何氏意觀公羊注可知此條晉不見因會
二句亦是何氏自爲說以釋狄晉之義不復取義於伐
徐故鄭駁之以爲狄之大重也文烝統觀何鄭糜范諸
說鄭最爲近之而亦終有未盡今案襄二十七年盟于
宋晉楚弭兵而三十年傳曰無侵伐八年則明昭元年
晉荀吳滅潁潁陳圍蔡滅蔡殺蔡二君至此又伐徐背盟
伐吳滅潁潁陳圍蔡滅蔡殺蔡二君至此又伐徐背盟
用兵暴極不道者皆楚也晉未嘗一用兵於此馬
始舍楚不問乃伐鮮虞非有特文不足著義以其與夷
狄交伐則亦夷狄而已矣故曰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
國故狄稱之也中國兼陳蔡徐鮮虞言之成九年傳曰
昔雖夷狄猶中國也徐亦其比也鮮虞則地近而與姓
也傳連陳蔡通謂之中國要以其不能伐楚而反與楚
共伐人大概言之也弭兵則善之用兵則狄之取義之

昭補主二十一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補曰趙匡曰凡內自閩者皆

既深微傳亦簡淡自來遂失其解實則前後貫通

相因也楚則生名之晉則狄之立文之相稱也經

如齊定十年圍郈左傳稱侯犯以郈叛而續經哀十五

年春王正月成叛明是魯史書費以昭公居之故變言

費郈皆私邑其叛由家臣可爲魯諱又以郈不言潰無

以見其事費郈雖不言叛猶存圍文則未嘗無以見之

故鄆潰書費郈叛文昭定兩圍成亦皆非叛○馮景曰

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者禮樂征

伐之事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竟南蒯以費叛不書

臣執國命者也春秋賤而略之故南蒯以費叛不書

圍費陽虎入于讎陽闕以叛不書書盜竊侯犯以郈叛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

地補曰

虔靈王也疏曰左氏以爲楚子次于乾谿公羊以爲作
乾谿之臺范從左氏也杜預說左氏曰靈王死在五月
又不從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杜是
也史從赴書四月書乾谿不可改也哀六年不於比爲兄
君祭虔立比奔得以此君虔者胡銓以爲虔於比爲兄
居君位已十二年雖使聲罪討之而代立猶不免爲爭
國胡安國以爲晉人以羈待比固楚之公于也楚又
未嘗鋼之君臣之分猶在二說皆是歸不言復者破晉
立不復大夫位○撰異自晉晉有奉焉爾補曰疏曰重
曰溪左氏公羊作谿異自晉晉有奉焉爾補曰疏曰重
之歸實歸非弑嫌自亦非晉力故復明之案惠士奇謀
左傳叔向曰去晉而不送以爲晉無有奉也非也賈逵說諸
晉安得無奉不必送者多人始爲奉也左氏賈逵說諸
稱自者所自之國有力正用傳例杜預據叔向語駁之
惠氏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傳例曰歸爲善自某
所本歸比不弑之一驗也補曰此下皆論比弑之非弑不
得言歸比不弑之四總結之此先釋言歸義也傳例曰以好
而以不弑有齊陽生歸而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
曰歸以惡曰入是也注未了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
弑其君言入是也注未了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
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之而今連言之是比之歸

召補生二十一

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撰異曰殺公羊作弑程端學曰案經但書公子不曰其君不可言

遇君弑爾比不弑之驗也補曰疏曰齊小入于齊
齊人取子糾殺之亦宜別書之文一烝案五句釋言歸言歸
各異書明知此亦宜別書之文一烝案五句釋言歸言歸
之義經之正旨也其歸也于楚一事也其弑也于楚
又一事也辭與圍陳納頓之文同例明以比之歸于楚而
遂事之辭與圍陳納頓之文同例明以比之歸于楚而
遙弑其君于乾溪也注云比之歸遇君弑其於遙弑之
意未切如注說則經宜於弑上加言楚人故知非也
歸遙弑則不弑明矣故曰比不弑也時楚諸謀亂者召
比歸楚魯立為王靈王身在乾溪衆叛於內師饋於外
傍徨無歸終於縊死楚人之赴本其始禍故以比主弑
而史因書之或即以遙弑為文而君子因之或本再出
楚公子比而君子損其文未敢定焉公羊以為比之義
宜乎放死而不立故加弑其說亦得之傳言不弑明
為王非比木心但不若放死不立之為善耳放死句見
殷敬順列子釋文又引劉兆注曰放至也今本公羊作
效死與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據文元年丁未楚世
繁露同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
此不日比不弑也
弑之三驗也

弑汪克寬亦云段玉裁曰謫字也文烝案公羊經傳凡下殺上之字皆用弑字而此經弑公子比則師讀之謫也二十五年傳昭公將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弑季氏則轉寫之謫也

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稱人以殺謂若衛人殺祝噶于濮是也今比實不弑故以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補曰疏曰謂不稱人以殺而云寸

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實有弑君之罪則人人皆欲

子棄疾殺公子比明棄疾所殺比之不弑有四事上四

非弑君之人比之不弑四驗也比之不弑有四事上四

國者稱國以弑若比欲取國而弑君者當直云楚比弑

君完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之類是也補曰當直稱國而

不直稱國又於四事外見其不弑傳意并下句專以明

其不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今棄疾殺之又不

言弑其君是比無欲爲君之嫌補曰疏曰齊公子商人

弑其君舍雖未論年稱君是有言弑其君之理故范決

春秋不以嫌代嫌亂之以義棄疾主其事故嫌也實比

無弑君之罪而主殺之者是棄疾欲爲君之嫌補曰疏
曰春秋不以嫌代嫌者謂比歸而遇弑雖則無嫌棄疾
之意亦以比欲爲君之嫌而殺之是棄疾不以國氏者不
疾殺比而自立亦是嫌也今棄疾不以國氏者不嫌棄疾
代嫌故也若以嫌代嫌當云楚棄疾殺公子比也但由
不以嫌代嫌故存棄疾之氏耳傳言棄疾主其事故無其
也者棄疾殺比理實有嫌但爲不以嫌代嫌故經無其
事傳以棄疾經無嫌文故云棄疾主其事故嫌也主其
比之事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地也補曰當云衛地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補曰與即豫預字○撰

陸渙纂例曰甲戌

穀梁作庚戌案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補曰疏曰又重

今不作庚戌能外故發傳以終之程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公不

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

故不肯與盟補曰注

非也既曰不肯何云不與
不肯盟之文此言不與盟明其不得與於盟非不肯也
據左傳既會之後邾莒愬於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
魯毋與盟與沙隨不見公略相似公羊釋弗遇曰公不
見要也釋齊侯弗及盟曰不見與盟也釋不見公曰公
不見見也釋齊侯弗及盟曰不見與盟也釋不見公曰公
皆略相似今此不書不見公者公既別會則盟有可與
之理乃因不能治國故穀邾莒致爲所惡屏不得與故
以公去其文而書不與其曰善是盟也外盟不日今日
盟不譏諸侯獨譏公也其曰善是盟也外盟不日今日
之善其會盟固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補曰劉敞以爲
是盟諸命於天子與滅繼絕得與宋盟俱此蔡丘葉夢
得亦云文公案上年秋晉矣若依

常例不日無以見其善故特日之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以公不與盟故補曰依

公至自會補曰吳激曰公雖不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

補曰傳例歸者歸其所此傳所謂如失國辭然也左傳
例曰復其位曰復歸與傳同又曰諸侯納之曰歸與傳

異范依左氏為說非也專以為因會而歸論其事耳非釋歸也此事在時例○撰異曰盧左氏蓋當作盧依二

十年音**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盟之功也故

義知其歸追述前盟謹日之意以美諸侯存亡繼絕非謹

於其歸國之日也於盟則發謹日之美於歸則論致美

陳蔡歸國之會是何氏說此事大概得之左傳載平巨之

乃封陳蔡之君何氏說此或涉浮誇而用眾當為實事意

會治甲車四千乘其言或涉浮誇而用眾當為實事意

當目因楚有難聲言伐楚楚畏晉眾遂封二國以示公

義故上經有同外楚之文而傳言成是會而歸之也左

傳於楚對陳蔡惟美平王蓋專據楚國史書而又失之

浮誇也何氏言征棄疾亦非也公羊於上經比之弑度

就罪與兵殺比之經又誤作弑以棄疾為賊以上會為

遂亂反陳蔡何氏以為諸侯從陳蔡之君言**此未嘗有**

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補曰稱爵稱名而

言歸是諸侯失國

言歸以失國辭言之若其本有國明不與夷狄滅中國

言歸以寄其意者即寄之也言歸不言復者未嘗有國

不復其言疏曰雖同失國之辭實未嘗有國故不得言

復歸也文烝案蔡稱侯在葬前而其葬非他例可比與

夷陵陳稱
侯略同

冬十月葬蔡靈公變之不葬有三變之謂改常禮春秋曰

疏曰彼不赴我不會及小國與夷狄不書葬舊史之常

也變之不葬謂舊合書葬而仲尼改之文烝索隱三年

徐注及此注合之義乃倘疏是也

失德不葬無君弑君不葬如無臣子

滅國不葬無臣也然且葬之補曰孟子曰然且至然且不

體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蔡靈公弑逆無道以致

葬者不令夷狄加乎中國且成諸侯與滅繼絕之善故

葬之補曰滅國復封無危文者文相接從可知與鄭莊

公同也隱天子乃未踰年君故不志葬廬者隱大子之

子也然則公羊所云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殆不然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補曰疏曰虞虢之滅由於夏陽之亾州來楚之

來所致故並書滅大都而吳滅之令楚國稍弱入郢之兆由滅州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補曰大夫致例時

大夫執則致致則名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單伯書字意如則書名意如惡補曰

嫌異故也文烝案此不言由上致之者省文意如惡補曰

前譜訴君後逐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大夫有罪則宜

君知其本惡然則致見君臣之禮也大夫有罪則宜

不羣臣是之謂禮上傳曰失德不葬然且葬之此傳曰

意如惡然而致所謂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至明至

著胡安國據左傳說之曰其始執之為乏邪葛之供其

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晉惟以利故平丘之後

諸侯不台二十餘年至於召陵又以賄賂高閔略同黃

震曰平丘之會以威始之以利終之文烝案春秋

善是會不論此等之事以其有益於論史姑記之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補曰莒著丘公疏曰不正前已見可以書曰今月者莒行夷禮本無嫡庶日不

日之例文焉案葛
吳卒皆月而已

冬葛殺其公子意恢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葛無大夫也葛

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補曰傳曰公子之重視大意恢

賢也補曰賢之故曹葛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

義異也曹叔振鐸文王之子武王封之于曹在甸服之

而內後削小爾葛己姓東夷本微國補曰疏曰總

傳意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言之一則明言大夫

而以不稱名姓微見其無大夫一則不言大夫明見其

無大夫同是崇賢書之各別由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

有異如注所云也盟會之序許曹葛邾相次君卒葬則

曹與許爲類大夫奔則葛與邾爲類二國不同亦明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補曰吳句餘也服虔以

異曰末公羊作昧
音未亦或作木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補曰左傳

公案魯諦無常月此不行春祠植祭之禮而行禘言武宮則明大廟及羣廟皆禘矣事在武宮故言武宮為下

變禮張本故略之言有事也言籥入不言萬者陳奐以

為但有禘籥不用千戚祭羣廟異於大廟也唯大廟得

用天子禮文烝案左傳禘襄公有萬又稱考仲子之宮

將萬馬公問羽數彼兩言萬蓋專指羽籥舞耳孔穎達

曰去籥者鍾鼓管磬悉皆去之非君在祭樂之中聞大

獨去籥舞何休曰君為卒日祭樂者君在廟中祭樂補

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祭樂者君在廟中祭樂事孔

廣森曰去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文烝案傳明以

得禮書也以為籥入而聞叔弓卒皆與公羊同與左傳

言叔弓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變謂死喪

復事異大夫國體也君之卿佐是謂古之人重死君命

禮意不通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以君雖在祭樂

無所不通之中大夫死以聞檀弓也補曰疏曰命告也孔

廣森曰非卿喪則不得以聞檀弓也補曰疏曰命告也孔

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明非有命則不敢告正以

大史非鄭故也孔說

視陵場劉絢為勝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大夫○撰異曰朝公羊作昭無出字徐彥曰左氏穀梁皆言朝吳出奔

鄭今此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補曰李廉曰此齊景公爭伯之始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補曰即公羊所云若不疾乃疾之也孔穎達

曰戎是種蠻蠻是國名子爵也文烝案言戎蠻猶言赤狄潞氏也戎蠻子例不得名楚亦不名又不月不日不

地者略戎以別於蔡也春秋詳略之例如公之追齊追戎楚之誘蔡誘戎其最著者也○撰異曰蠻公羊作曼

夏公至自晉

補曰以左傳推之上如晉蓋十一月末此至蓋四月初實未滿二時故不月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撰異曰陸渚纂例曰亥公羊作丑案今公羊不作丑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撰異曰陸渚纂例曰公羊作十有一月案今公羊亦作十月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

滅夷狄時潞子嬰兒賢則日此月者蓋亦有殊于常戎補

曰或當以陸渾戎處於伊川在雒西南畿甸之地重而詳之故進從卑國例案左傳周本有伊雒之戎至僖二十二年秦晉又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也洪咨夔以左傳事論之曰荀吳在春秋最善兵敗狄則舍車崇卒伐鮮虞則僞會而假道滅陸渾則先用牲於雒乘其不虞而從之戰國孫吳廉白之先導也○撰異曰左氏作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補曰左傳載申須梓慎之占最詳而申須言替

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其說近正劉向以爲星傳

曰心大火天王也其前星大子後星庶子也孛星加心

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氐一有一亾曰

陳鄭也房心宋也文烝案不月者歷月也

有補曰前發孛字義此發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劉向

義嫌星與蟲不同類也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辰者大火也不曰孛于大火而曰大辰者謂濫于蒼龍

之體不獨加大火補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

之大辰大火謂心也又次名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濫

溢也東宮蒼龍心三星房四星角二星亢四星氐四星

尾九星箕四星左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杜預曰

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

天漢顧炎武曰有星孛于大辰不言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

北斗也有星孛于大辰不言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補曰左傳楚司馬子魚曰

以舟師泝江伐楚也姜炳璋曰此大江水兩夷狄曰敗

戰之始文烝案何休曰不月者略兩夷吳于構李是也補

夷狄不能結日成陳故曰敗於越敗吳于構李是也補

曰凡戰以結日列陳爲常夷狄不知結日列陳不言日

亦不言戰也中國與夷狄亦曰敗
原晉荀吳敗狄于大

林橋李是也
者言之為結日列陳成敗之文悉同之於疑戰其

交剛大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補曰

原是龜
言及在直在楚今楚稱及而在上與郟義反嫌惡

楚而善吳故明之吳以伯舉有違常例二國曲直得失未

時有禁在也今兩夷言職有違常例二國曲直得失未

分故須起例以明之文烝案疏失傳旨依左傳是役楚

吳所敗非有獻武熒盈之事若書吳敗楚師于長岸是

兩夷相敗之常文也今欲進楚子故變文言戰以其序

上言及則得為進明外吳甚於外楚也春秋外戰言及

者皆是以主及客而其例亦有變通內晉而外吳必以

晉及秦內晉而外楚必以晉及楚外楚而尤外吳必以

楚及吳雖以客及主亦無不可此義益因而內及外之

例而起春秋之權衡也長岸本是楚主吳客而楚之序

上稱及不以主客論故既變敗言戰則無以吳及楚之

理乃得申其進楚之意若以伯舉相例則大不然彼時

吳為蔡以乃是禁及楚吳又初進稱子也楚之有師

久同中國言戰不稱師又不加言楚師敗績者兩夷相

子產告此人辭言陰陽不測之謂神天者神道子之術何足知之今是之變皆由人事不臧以致同日爲國災耳左傳上冬神龜欲用璣筭玉瓊火子產弗與今此災後禱龜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大竈請知之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以知火左氏所載與此傳雖有出入而意則大同其言在既災後亦可互證也夫子產之言至矣天猶人也人者血脈流行而心在焉天者大氣運轉而神在焉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況之於天陰陽不測非神而何也莊子言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或以人召災是或使之虛今子產言神不可知是莫爲之說也以人召災是或使之虛今子產言神不可知或之使天相與非實非虛與晉輦者之告伯尊若若一契而意尤著明書稱濟水警余念用庶徵而荀子曰唯聖人爲不求知天又論聖人之明於人事曰夫是謂知天楊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皆不可發明斯理存秋記災異正是意耳傳以公孫僑名道氏不見於經而師述他說有此數語故特記之明其知道猶僖篇特稱管仲語矣○唐德宗言建中之亂衛士豫請賊奉天此蓋天命李泌曰天命者他人生不可言之神也相不可言也夫以子產之博物也李長源之好神也而商所以也

其言如此謀國者可以思矣張巡謂令狐潮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則此義豈獨在君相哉

六月邾人入郕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白羽許地補曰當云楚地

昭補注二十一

終

大二千六百七十六字
小周七千二百六十六字
昭注無

春秋昭公經傳第九補注第二十二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孫詳補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日弑正卒也禁世子故

以比夷狄而不書日止弑而日知其不弑止正卒則止

不弑也則買正卒也補曰注倒下傳文以明意正卒則止

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罪止自責曰我與弑君之人同

夫弑與聞乎弑何休以為哭泣補曰有聲曰泣歆粥與

不容粒啗喉也補曰厚曰希曰粥禮親喪三日後食

文互相訓喉亦訓咽也哭泣過則哽而痛故不容粒矣

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

又引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

未踰年而死

補曰傷腎乾肝焦肺毀甚以至死也言未踰年或死在葬前矣劉敞說下葬謂以止

之自討

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就其有自責之心故以備禮

之亦得兼通

賁之補曰傳述其事以申上責止之義嘗論之止自言

與夫賦於是當時謂之弑而史亦書弑書弑即其事實

矣事實之文不可革其義則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加損

之文存乎辭其義則上云正卒下云不使止爲弑父是

也春秋屬辭比事徵而顯志而晦即日弑時葬兩文可

得其概家鉉翁謂春秋多因舊史此事則舊史得之傳

聞而夫子因以垂法又書葬以別於趙盾其言傳聞未

是而大致得之歐陽脩乃謂盾止並是真弑以加弑爲

過三傳所同而一概不信趙鵬飛且以闢楊墨比之固哉不亦妄乎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

補曰既正卒矣葬而又正葬以

祭般相較則不弑自明春下不特耳日子既生不免乎水

書王月亦以異之於般傳略之耳

火母之罪也

補曰曰者目經意也通下二十一節唐石

曰不免水火父母之罪孫**孺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

也**也**曰三月之未擇日翦髮爲髻男角女髻鄭君曰內則

遺髮也夾肉曰角午達曰羈傳言羈不言角者對文男

女異散文通也詩曰總角非兮毛傳曰總角聚兩髦非

幼穉也非當依唐石經作非說文以爲古卯字傳之貫

郎詩及說文之廿也成童者內則指十五以上此亦當

同言自三月羈貫至十五也晉胥臣曰文益其質故人

生而學非學不入是故先王爲之節入歲教小學所及矣內

教大學貴師重傅事鈞所生藥食先嘗亦教所及矣內

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幼儀卽教小學之傳下云

成童舞象學射御承上就傅而省其文范氏未悟故解

也言師傳者疊言之單言則或曰傅或曰師孟子就
論君子不教子朱子或問用徐氏說引據此傳以問以辨
學問無方心志不遁身之罪也
大**學致知格物之義也**格量度也中庸明善擇善之問以辨
方三十時也內則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鄭君曰方

昭補注二十一
二十一

李之才教
聖子之教
之外有物
與之學文
有性命之
聖子之教
曰學以入
亦為大師
揚子之教
依魯論
五十以學
聖子之教

聞道謂之通楊雄以通天
地為伎通天地人為儒周
子則曰誠立賢也明通聖
也朱子以論語說之故通
即不惑而不敢由於立故
論語又曰古之學者為己
今之學者為人新序墨子
對齊王解此二句曰古之
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
言過而善言附於其身今
之學者得一大要也論語
又曰六十而耳順七十而
行不及此論學之大要也
論語又曰六十而耳順七十
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心
謂恬澹之心志既通而名
譽不聞友之罪也補曰名聲名也譽稱美也單言曰譽
聞焉言無可聞也此則有
可聞而不聞故罪在友矣
荀子稱孔子曰入而行之
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
章友之過也曲禮曰僚友
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
交友者同信也中庸孟子
並言信乎朋友然後獲乎
上朋友者同師同志其情
親於相見相名譽既聞有
司不舉有司之問相揖相
趨言友以該朋名譽既聞
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補曰古者選舉之法依王制鄉論秀士升之司徒
征徭曰造士大樂正又論
其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又
免其進士司馬又論其賢
者告於王而定其論自造
士以下皆鄉人也造士以
上則王太子王子羣后之
大夫三年則夫元士之適
子國之俊選皆與焉周禮
鄉大夫三年則

大比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以禮禮賓之獻有司
書于王射義及書大傳諸侯三年貢士於天子過補日自
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子既生至此當是古書成
文皆以爲士者言也許世子止不嘗藥累及許君也
許君不授子以師傳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補日
傳言經意如此師說相承云也古者以嘗藥爲教是義
子稱湯之言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是其義
也上傳但述止之藥古者藥皆由醫未有不爲醫而用藥
傳以爲飲止之藥古者藥皆由醫未有不爲醫而用藥
製方者是左之誤也公羊言止進藥而藥殺而董仲舒
說公羊以爲不嘗藥繁露言之甚明則知公羊所云進
藥者謂其不嘗而遽進之與此傳同與左氏異也凡金
玉土石草木菜果蟲魚獸之類可以祛邪養正者總
謂之藥見王冰素問注子事父所以必嘗藥者曲禮曰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鄭君曰
嘗度其所堪文王世子載世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鄭君曰
之鄭君曰試毒味也此二注正義無說案素問五常政
大論岐伯曰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王水曰
謂氣味厚薄者也鄭解周禮毒藥以爲藥之辛苦者林
億等校正素問引甲乙經胃厚色黑大骨肉肥者皆勝

毒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辨凡此卽禮記注意也五常
政大論下文論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常毒治病十去其
有約下品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中品常毒治病十去其
七上品小毒治病十去其八上品無毒治病十去其
其九皆至約而止以五穀五肉五果五菜隨五藏宜者
食養以盡其餘病餘病不盡復如商四約治之必無使
過視岐伯此論足明醫官之用藥亦於辨者爲尤慎也夫
治療之道物齊之宜官有專書事參祕術常人所不習
聖人有不知至於醫之體質固較然易明矣臣子之於君
藥之氣味與夫人之體質固較然易明矣臣子之於君
父無所不盡其心禮有爲君嘗羞之文有火孰先君子
之說况藥者扁倉之所難言也是故先王重焉許君之
疾左傳以爲瘡未知是張治曰姑以瘡言之今之治
瘡以砒燬而餌之多愈然燬不得法則反殺人悼公之
死必此類張說大概近是今以爲許君體不勝毒醫用
厚藥止不嘗而違進之遂以藥卒也卒由飲藥故傳聞
之誤則以爲止之藥也止初不知此禮後乃知之而哀
痛自責推原其事許君不得無咎此春秋文外之意也
傳止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胡安國傳呂本中集
解本張洽集註家鉉翁詳說李廉會通本補正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

補曰夢曹邑○撰異曰夢本或作蔑左氏公羊作鄭趙坦曰說

文無鄒字

自夢者專乎夢也

制夢曹無大夫

補曰重發傳者是

也其曰公孫何也

補曰略名之言

其以貴取之而不以

叛也

道政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補曰傳

文以叛即謂入于賊以叛之屬若書入于夢以叛則不

此意劉敞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

防以求為後於魯是以孔子譏之智可謂智矣然猶據

非聖者均也不孝則無親非聖則無法要君則無上三

齊公孫會之自夢奔宋也其賢於臧武仲遠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或云音近繫陸渚曰衛侯之孫名輒

故宜盜賤也補曰卿為大夫非卿為卑者曰盜者賤辭

例也左傳謂齊豹為衛司寇則豹非士傳其曰兄母兄

禮升階足不相過謂之聚足意相似衛謂之輒補曰音義輒本亦作縶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徐邈曰月者蓋三卿同

為體民以君為命凡為憂者大害民處甚春秋皆變常

文而示所謹非徒足以見時事之實亦知安危監戒云

耳補曰疏曰宋萬以一人而謹月者見宋不討賊致令

得奔弟辰以五大夫而不月者辰為仲佗所疆元無去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撰異曰廬左氏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撰異曰三月板本公

鄂本十行本亦作三月呂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補曰自此後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撰異曰叛

陳陳有奉焉爾補曰疏曰叛而加自實有力嫌入者

內弗受也

補曰疏曰嫌與入邑異例故明同弗其曰宋受文烝案自外入言叛位不復可知其曰宋

南里宋之南鄙也

補曰宋之南鄙謂宋南鄙之里也里者邑居之名爾雅曰里邑也毛詩傳

廣雅曰里居也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以五鄰必同居故亦取其名此南里汎指南鄙之里非一地之專名

繫國疑於據邑而華向逼君都城之罪不著徐彥公羊疏曰疑得全宋而宋分國以守之勢亦不著徐彥公羊疏曰

左氏穀梁皆作南里字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蓋所見異也案此疏不足據南鄙既傳文經必不得作鄙字

買逵爲左氏經作注或但引穀梁經字或并引用傳義此當是引用南鄙之義而徐彥誤以爲引經字也左傳

稱華氏居盧門以南里畔孔廣森據呂氏春秋楚莊王圍宋九月宋公告病爲却四十里而舍以者不以者也

於廂門之闕以爲盧門去宋城四十里以者不以者也

補曰疏曰嫌與入邑異例故明同弗其曰宋受文烝案地故復發例同之

注疏皆非也叛與作亂何以異乎良霄本不據邑故無叛文樂盈亦不言以叛者其文別有所見也傳言叛直

皆云直叛亦此意也若衛孫林父之書叛則左傳以爲

出奔晉矣邾庶其莒牟夷邾
黑肱之類則以來奔書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弓之子補曰子叔伯張○撰異曰輒
公羊何休曰大國奔例月此時者惡背

冬蔡侯東出奔楚

補曰何休曰大國奔例月此時者惡背

字然何說亦可通於此○撰異曰東左氏公羊作朱徐
彥公羊疏曰左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東杜詩引集義

及呂大圭並謂朱無歸入卒葬之文奔卒當爲一人東
顧棟高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是年書東國奔楚

者東國也

補曰言此之東卽後二十三年之東國也聖
門傳此經本闕一字雖知其別無義例而莫

敢增益其字故因就釋之是師說如此也此既釋東爲
東國明後定哀之篇仲孫忌卽仲孫何忌魏多卽魏曼

多皆與此同故不復發傳也左傳衛祝佗述踐土載書
稱晉重耳爲晉重國語曹僖負耦稱叔振鐸爲先君叔

振是古入二字作名或時但稱其一知經無此例者經
例名從主人言無所苟前後不得異也且晉重叔振之

文亦殊可疑夫子之毋名徵在言在不何爲謂之東也
稱微則非名矣言徵不稱在則非名矣

補曰上既言東卽東國故遂以東言之猶莊二十四年
言何爲名也上十一年言何爲名之也非問何以去國
字**王父誘而殺焉**楚子虔誘蔡侯

歸用之是也補曰杜預說左氏東國者**父執而用焉**子執蔡世
友之子庸之弟若作朱則庸之子矣

東惡之而貶之也惡其奔而又奔之故貶而書名猶桓
十一年云曰突賤之也凡諸侯出奔名者皆惡其有罪

而貶之鄭伯突衛侯朔北燕伯款莒子庚與邾子益五
者皆貶也非以去國字爲貶嘗謂蔡之於楚平猶魯之

於齊桓也魯與齊桓盟會可也娶仇人子弟則不可矣
蔡從楚可也奔而又奔之則不可矣楚雖封蔡猶爲

警國宋襄雖立齊孝猶以伐喪而謂之惡意亦相類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自宋南里者專也

南里補曰專辭與公孫會同不嫌者前有以文故傳亦
不具言但重發自例高澍然曰左傳有赭丘之戰南里

之圍不書而書三叛之奔其義與彭城書圍不書冀魚石互釋自明彼義繫於扼楚故重在圍而魚石之究竟可略也此義繫於失賊故重

大蒐于昌間補曰昌間魯地○撰異曰蒐公羊或曰

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補曰蒐紅見正

近秋之初尚可以蒐此春蒐不可之甚故發傳文孫疑周禮左傳兩雅之春蒐周之未失也春事蒐秋乃緡矣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補曰史記名

六月叔鞅如京師叔鞅叔弓子月者亦為葬

葬景王天子志崩不志葬志葬危不得以禮葬也補曰左

之辭也恐其甚之不明故日以起之今

王室亂補曰室者家之通稱三王家天下故言家董仲舒

詩曰王室如燬亦謂殷家周虞箴曰用不恢于亂之為

夏家洪谷夔引書大誥曰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亂之為

言事未有所成也

尹氏立子朝劉氏單氏立王猛俱未

涉左傳是年載子朝事於尹氏無與注皆非也傳為亂

字作訓是明經之通例事未有朝成即桓二年傳云不

成事者子朝之亂而彼言立文相對也猛之謚曰悼王

年而成故此言亂而彼言立文相對也猛之謚曰悼王

知是時周人立猛為王猛已定位矣其事不可不書故備

正故名而以國氏究以已踐王位其言王室之亂也而

書居入也○左傳曰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而

胡安國趙汭等遂推之陳火梁

以者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公擊以上四月戊辰卒單穆公

旗立其庶子伯益即此劉子則亦在喪與定三以者不

以者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劉單王之重卿猛王之

猛嫌也

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之嫌補曰疏曰

莒展以名繫國也文烝案三說是也經多以王當國如

是史文之舊言居者不
正已明不嫌是居其所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補曰公羊曰王城者何西

漢書地理志曰河南故鄆地是為王猛雖則非正事異諸侯

民是為成周不月者疏以重發傳者

故不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非

月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諸侯異例也此與後文天王

入于成周不同雖並入為文而一稱天王一以國氏

則其義自足見王城即京師是時王城為京師至敬王

人于成周以後成周為京師皆不言入于京師者孫復

曰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諸侯言之則曰京師

趙汾曰凡王者之都自諸侯言曰城成周王者不自稱京師

也諸侯城王都亦以地舉曰城成周王者有遷都之義

放城築當以地舉也趙意此等皆從史例其說並得之

自諸侯言自王者言異其稱史亦用名從主人之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者未成君此不卒者也此非魯之子又

嫌不當其曰卒失嫌也故錄之補曰注非也以猛繫國

書卒者其曰卒失嫌也故錄之補曰注非也以猛繫國

嫌不當其曰卒失嫌也故錄之補曰注非也以猛繫國

嫌不當其曰卒失嫌也故錄之補曰注非也以猛繫國

嫌不當其曰卒失嫌也故錄之補曰注非也以猛繫國

者嫌文也稱王子猛者失嫌之文也既卒則得爲失文
今欲見失嫌之文故特錄卒也視呼無知以孳爲失嫌
此於文不可直摯故加王子從其常稱其爲失嫌一也
胡瑗孫復等皆以此王子爲在喪稱子之子是不然若
使猛非嫌而稱子則當在上居皇時
又宜從既葬不名之例又不宜稱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補口江永曰居皇書六月而
左傳在秋七月戊寅入王城

書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猛卒書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
月乙酉又此年未有閏明年春王正月爲壬寅朔則經
之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卽傳之閏月是周麻魯麻置閏
有不成矣續經哀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
自成入于衛推之是二十九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推
之是十日而傳載蒯聵事在上年未之閏月蓋衛麻也
文然案左傳月日參差者甚多江氏此論明確他處則
難盡通矣杜預所見汲冢紀年記晉事起自虜叔皆用
夏正建寅月爲歲首以其說推左傳晉事之差亦或合
或否宋取長葛經冬傳秋齊弒舍差兩月齊靈公卒差
兩月一日凡此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

補日月者爲下卒日
撰異曰徐彥公羊

疏曰叔孫舍者左
氏穀梁作媾字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媾

補曰案左傳武城人取邾師邾愬晉也

晉人圍郊

郊周邑也補曰杜預曰討子朝也劉敞曰稱晉人惡其微也葉夢得曰籍談荀躒書人貶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國故不葬補曰蔡悼侯也奔君不日在外也以罪出奔又奔晉

得言卒者蓋二三年間蔡不別立君歟不日者蓋以其

不正文言卒于楚則在外已明矣疏曰傳例諸侯時卒

惡之今東國奔警得書月者書其卒于楚則惡已明矣

諸侯之奔例不書卒今東國上書奔楚下書卒于楚見

其奔警國而死惡之可知故不如蔡侯所書時也

又諸侯不卒則已卒宜有葬故注復論不葬之義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補曰莒共公也稱名蓋亦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

胡子髡沈子益滅

雞甫楚地國雖存君死曰滅補曰此本杜預也頓胡沈

序禁上者孔穎達謂皆其君自將君在臣上各自以大

小序也何休曰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辟
沈子例不記卒與縉子同縉被用破戕不名義主於用
之戕之者耳見滅則不可不名以其君歸非夷狄亦不
可不名故髮也盈也嘉也群也豹也皆名也以歸名者
傳云絕之則見滅名當爲賢之矣各本此經下衍獲陳
夏鬪四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撰巽曰甫左氏
公羊作父益本亦作逞左氏作逞案史記樂盈亦作樂
逞也公**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據宣十二年晉荀
羊作盭**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林父及楚子戰于
郟晉師敗績不言楚**中國不敗胡子髮沈子盈其滅乎**
敗晉師補曰此注贅**中國不敗胡子髮沈子盈其滅乎**
其言敗釋其滅也君若社稷補曰此義與荆敗蔡全同
傳備文者一獲一滅也注言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也
傳意也傳言若不直言言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也
及吳戰而後言師敗績以中國之君親與夷狄戰何以
見滅乎是其恥深於文不可也注言死社稷又非也國
未亡不得言死社稷當依公羊言死社稷之意自爲賢而
釋之又非也此亦爲中國殺恥故釋之賢意自爲賢而
獲陳夏鬪獲者非與之辭也也賢與華九同補曰疏曰此

與華元文雖不同明賢之義不別故上下之稱也君死
 重發傳齊國書文同義同故無傳也君臣之辭也公羊曰
 臣得曰獲君臣之稱補曰左傳曰君臣之辭也公羊曰
 其言滅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
 生死皆曰獲胡安國曰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
 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
 定民志

天王居于狄泉

敬王辟子朝狄泉周地補曰注首句本杜
 預即下所書是也史記曰敬王居澤左傳

亦曰王師在澤邑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也

賈逵曰即狄泉也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也

天子踰年即位稱王敬王踰年而出故曰始王雖不在

國行即位之禮王者以天下為家故居于狄泉稱王補

曰注皆非也傳言始王者據左傳猛卒後敬王即位館

于子旅氏則敬王之定位為王前此矣但前此經未有

王文至此始王之也又言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者
 申上意也前此朝雖與王爭王不辟朝無事可記故無
 王文至此始王之也又言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者
 本以辟朝而書故因對朝而王之所以至此始王之也
 公羊以未三年稱天王為著有天子其言稱王著有天
 子亦謂對朝而正其王稱其以未三年為義則不可通

於傳許翰葉夢得並以爲春秋之法踰年書王豈有三
年然後稱王者其說近是文九年論之矣敬王者史記
名何漢書古今人表以爲悼王兄此說是也左傳稱景
王大子壽早卒下文子朝書立爲不正傳及公羊並言
猛不不言敬王不正又未問周別有正當立者則敬
王乃當時正嗣以兄繼弟者也史記以猛爲長子賈逵
韋昭杜預並以敬王爲猛之母弟殆皆失之夫使敬王
亦不正則春秋必有異文雖以其終爲天下共主不可
斥言其名書爲王也亦

尹氏立王子朝

隱四年衛人立晉傳曰稱人以立得衆也
此言尹氏奔楚天王因削其爵絕其補曰不稱

尹子者蓋其後尹氏奔楚天王因削其爵絕其補曰不稱
位故不得以傅稱又不得稱名則稱尹氏而已立者不

宜立者也得衆子朝失衆不同故也朝之不名何也據
之名惡今朝亦惡怪別嫌乎尹氏之朝也若但言尹氏

不直名而言王子子別嫌乎尹氏之朝也若但言尹氏
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子以別之補曰疏曰衰亂之世何

所不爲繼立異姓周亦致疑疑而須別故不曰立朝文
烝案注疏皆非也傳意以爲衛人立朝則嫌以朝

直名無所嫌今以尹氏爲文若言尹氏立朝則嫌以朝

繫尹氏故加言王子以別之別嫌乎尹氏之朝猶曰不以尹氏挈朝也北燕伯辟挈文而不名此書名猶不爲挈者立有宜以名錄不直名則非挈也傳言別嫌猶公羊所謂辟嫌特發義者明朝實惡例當直名經本當書立朝與晉同也後文尹氏等以朝奔楚亦言王子亦別嫌也別嫌必言王子者繫於先王之稱也若然前文劉單以益不正國氏以明其嫌朝亦不正不言王朝者土無二王上已有天王不得復有嫌也其實上言天王者居下言尹氏所立非二王而何未嘗沒其事也至此言立者前年欲篡立而未立今則定立爲王以敵王當時謂子朝爲西王敬王爲東王春秋所不忍言也張自超曰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則天位既定而爲朝之黨所逐亦分明可知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補曰何休曰舉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慎齊戰疾文烝案墨

子曰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言有亦一有一之例易以疾愈爲有喜○撰異曰左氏直云有疾無公字疾
不志此其志何也皆不言疾故據以問釋不得入乎晉

也

補曰前此無疾而著有疾恥之也今此實有疾而志

以孫故如晉有疾而後不言諸文同異之義彼書往往

然矣革仲舒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人情耳

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

者不疾何憂何懼是已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

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

之心焉然輕計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

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

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

身也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

所以窮言子危謂定公也公羊家說如此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姑至自晉

○異曰公羊作叔孫舍徐疏有說而何氏無

呂本中以爲原父能知他大夫執則致致

人之藝而不自知其藝也大夫執則致致

之也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

各發之傳釋與意如有異辭者亦以意如訴公於晉而

姑無罪也宣元年注上謂宣公此云宗廟者釋有二家

云禮夫人三月始見宗廟遂與僑如之致由君而已
故知上爲宣公成公意如與媾被執而反理當告廟故
知上謂宗廟也又一釋二者互文相通見廟之時君稱
臣名以告則二者皆當書名此云宗廟亦是昭公告之
彼云宣公亦是宣
成告宗廟明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撰異曰郁公羊作鬱徐彥曰左氏穀
梁作郁釐字今正本亦有作郁字者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補曰叔倪叔鞅子黃父晉地
一名黑壤○撰異曰倪左氏

有鸚鵡來巢

叔倪者穀梁與此同左氏經賈注者作叔詣字

作詣後同大心公羊作世心後同徐彥公羊疏曰

也對又謂鸚鵡白羽早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為主

也實自存秋所書始乃地氣推遷使然中國治亂之候

今始至矣或問鄒子居洛陽間杜鵑聲曰洛陽舊無杜鵑

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猶能謹而書之說者多弗察也○撰異曰鸚鵡本又作鸚

音權公羊作鸚之或字作鸚與一有一曰有曰補曰疏

說文同說文鸚之或字作鸚與一有一曰有曰補曰疏

傳者飛鳥與來者來中國也鸚鵡不渡濟非中國之禽

穀梁公羊家舊說皆以為鸚鵡夷狄之鳥今來中國鄭

君駁之以為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

廣森說公羊曰中國國中本濟西穴處今踰濟而東耳孔

招補生二二

三

得過於二傳鄭據考工記故云爾鵲穴者而曰巢或

疏曰鵲不言來者不見所從也鵲曰凡春秋記焚

曰增之也鵲加增言巢爾其實不巢也鵲曰凡春秋記焚

益也鵲實來巢而史不言巢鵲子增益史文以著其

異故穴者而曰巢也言或曰者鵲疑之不正言也所以

得增益者據運斗樞言鵲來巢于榆榆木之上不為

穴而為巢衆人所見聖人所知故足成之也注既不得

其解而慮士奇引鳥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之說曾巢

即鵲巢其字亦或作增鵲非傳所謂增矣公羊曰宜穴

又巢文鵲妻沈印齡在郡城東恆見鵲穴於薺茨木

其近地多榆顏師古乃謂此鳥不皆穴處童品又以為

假鵲巢以生子能飛即羣鵲於木未聞穴居於地是並

秋

七月上辛大雪季辛又雪鵲補曰疏曰凡八月九月雪則

時以見非正此亦書月者以一月再雪故案疏得之於

文不得云秋上辛也雪得雨曰雪前雪不得雨言雪者

以有又雪之文無季者有中辭也鵲補曰雪例本不

所嫌又雪則雨

日故以上季爲文舉日不舉辰也雩小於郊亦又有繼

以別之郊用上辛而十日例當錄日不與雩同

之辭也緣有上辛大雩故言又也補曰言又故

九月乙亥公孫于齊

補曰伐季氏而敗遂出奔也夫人奔

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者前發例於夫人

左氏公羊作已亥今發例於公明其同義

次于陽州

補曰此經各本誤跳在傳孫之上今依唐石經

次止也

陽州齊竟上之地未敢直前故止竟也補曰重

云齊魯竟上邑范剛魯字案左傳襄三十一年齊問丘

嬰帥師伐陽州則彼時地屬魯定八年公侵齊門于陽

齊侯唁公子野井弔失國曰唁

補曰何休曰弔亡國曰唁

言公不得入於魯所執紳曰統文烝案唁與言古同聲

爾雅曰訊言也廣雅曰言訊問也

也野井齊地齊侯來唁公公逆之往至野井補曰注亦本杜預依左傳也傳曰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

于野井結辭公羊詳之又稱詳遇禮相見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補曰昭公出後季孫不別立君惟以上卿攝行公事卿卒禮數列國

益魯無情而有名於是可見而史法亦不應書者書於策

若其涉公者容有君子加損之辭而大體亦因史文家鉉翁趙汭之論殆未可用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宋地補曰公羊曰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與

操扈同邠公也邠當為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補曰左傳曰為公故如晉公

羊曰憂內也注訪謀爾雅文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補曰此本杜預即傳及公羊所云為公取之鄆者汶陽田也

何休曰月者善錄齊侯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

補曰疏曰昭公失國之君忠臣喜公得邑故以言之也易辭言之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傳曰內不言

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不言易辭者，魯人不得已而賂之，取雖易而我難之，故直云授之。其實亦易辭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補曰何休曰月者閔公失國公次居遲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

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

據公但至陽以齊侯之見公

可以言至自齊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為重故可言至自齊補曰疏曰井明後乾

侯之致不見晉侯

居于鄆者公在外也

若但言公至自齊而歸言居于鄆則嫌公得歸

國欲明公實在外故言居于鄆補曰左傳於下年亦曰

言在外也鄆言居者鄆屬公為竟內地左傳曰言魯地也傳例曰居者居其所也二十年衛侯避亂如死鳥齊

侯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鄭伯入櫟衛侯入夷儀皆言

入此言居者汪克寬以為內辭文至自齊道義不外公

也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爾今君雖

也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爾今君雖

春秋之義襄二十九年言意義此言道義皆疊言以足
句也居邾本魯史舊文書至蓋春秋新意傳上文先釋

至自濟次釋居于邾以至文乃君子所
加經意所重故復論之高澗然說近是

夏公圍成成公孟氏邑○撰異曰陸涓纂例曰**非國不言圍**

補曰此據常例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言經所以言圍

定十二年傳同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言經所以言圍

者著其以甚病而親自合圍大公之事也大公之

事則公為甚病而經之病公亦見是君子所取義也定

十二年傳直言圍成大公也猶隱二年傳曰會戎危公

也其文意甚相似皆明君子之取義如此也圍棘圍費

圍邾圍郟皆不發傳明從伐於餘丘推例可知公親圍

成事尤異常故特發傳病不待言言大則病可知故特

言大也左傳稱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齊師圍成師
及齊師職于炊鼻則此與定公圍成截然不同所以得
與彼同文且同義者公之以齊師推校上下自是可知
至於君臣交兵不可得書祇可書公圍既書公圍則義
之所取亦如此而止也若然傳不發不言戰之義者成
九年晉欒書以鄭伯伐鄭鄭與晉戰傳曰不言戰以鄭
伯也又發例曰為親者諱疾彼有明文此可從
略也不致者猶從竟內兵例亦所謂不外公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鄆陵某地補曰當云地闕不日者齊

謀納公而不果從渝盟例也既不日又不月者蓋以公

在外異之○撰異曰鄆板木公羊或作剗唐石經蜀大字本亦不誤

公至自會居于鄆公在外也

補曰復發傳者此至自會道

義不外公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自齊爲虛至自會爲

之文嫌與至自齊異故復發之後不論書至義者從可知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補曰楚平王也圍改名虔棄疾改名

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左氏說二名

者楚公子棄疾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文烝案

楚昭王名軫而左傳稱大子王則亦改名也穀梁之意

當與左氏說同七年傳言王父名子重其所以來明改名非禮矣曲禮曰君子已

孤不更名是春秋之義補曰何休曰月者爲天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補曰何休曰月者爲天

周有入無

出也

始即位非其所今得還復據宗廟是內故可言入

傳者彼明上一見出交此明天王之身入也文燾案

此入非是內弗受常例與王猛異傳欲見此意故發之

公羊曰其言入何不嫌也以文稱天王與凡入不同明

矣杜預曰子朝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此

三十二年左傳注也左傳是年十一月癸酉王入于成

周甲戌盟于襄宮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杜預曰莊

宮在王城汪克寬曰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

遂定都成周也李廉以爲三十二年城成周乃徙都案

杜預但云成周狹小故請

城之似非彼時始徙都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

氏召伯作召氏案左氏經亦作召伯傳則云召氏之族

杜注召伯當言召氏以爲經誤徐氏所見豈當時有依

杜以改遠矣非也雍曰奔篡君之賊其責遠矣補曰疏

經者邪遠矣非也以爲刺請侯文烝案注疏皆不此

因子朝終事之文以明春秋文外之意謂自此後諸侯

無桓文之君春秋責之其意遠也前此莊僂不志崩有

失天下之道而齊桓興焉襄言出有失天下之道而晉

文興焉卒賴其力王室卑而復尊至於頃不志崩周公

世本微王
後周王
元史記
先元王後
星

言出晉未替對有所望今者猛朝爭篡澤邑寄居弱
類莊僑爾伴子帶一入一奔皆非晉力大亂既定霸者
不與於是周遂陵夷故所責為遠也國語曰景王崩王
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者貞王也義通於此
奔直奔也補曰言書奔者直是奔耳朝已立為王春秋
鄭則書曰出居矣昭公之出奔齊則書曰孫矣孫覺曰
子朝之惡當誅絕猶不曰出者周無出不以子朝之惡
而亂春秋之大義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自鄆行補曰此本杜預

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在外也

補曰疏曰重起例者前會而至今如而至至而亦言居嫌

異義故重言之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補曰吳州子

楚殺其大夫邲宛

○異異曰邲當作邲左氏公羊作邲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補曰

左傳曰合戊周
且謀納公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徐邈曰自此已前邾庶其界我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為主邾魯鄰國而聚其

逆逃爲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略其氏補曰注末二語贅畀我快無邑非叛注數之爲三叛非也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補曰何休曰月者爲下出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不得入于晉乾侯晉地補曰孫齊下言所次內事詳也言如又言所次亦詳之

也何休曰月者閏公內爲強臣所逐公在外也

補曰重

外如晉不見荅後不月者錄始可知公在外也補曰重
前謂至下言居此謂如下言次也次亦是止省文可知
至而言居者魯地故也孫而言次如而言次者非魯地

也故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撰異曰寧公羊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撰異曰寧公羊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以乾侯致不得見晉侯故補曰此本杜預

也何休曰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補曰何休曰言來者居運

唁公不得

入於魯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齊侯唁公于野井野

近人有尊卑君臣同文故重發例魯地而言唁不得入魯者謂不得入魯國都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

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魯公之

出非我罪補曰皆者皆宋公佐疏引前傳於曲棘叔孫昭

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與此文正同但以叔倪為叔孫

罪焉以是推之豈有無病而死之故加欲納公三字以顯傳

注此最得解而王引之欲改讀無公為謙公與前公

為一意據集韻說古作謙以爲無者謙之借字爾雅謨

謀也其說於文義殊滯○叔倪納公事不知若何今無

可考凡古書事有相類者皆當時記載之異鄭毀游氏

廟一事也而或以爲春左傳兼采之晉獻公寢不寐一事而

也而或以爲伐翟祖國語據之或以爲晉獻公寢不寐一事而

之魯大夫欲納君暴死一事也而或以爲叔孫氏左傳

據之或以爲叔孫氏左傳

秋七月

冬十月郕潰

補曰公羊曰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邪之也

國言潰不言國之言邪之者公失國也孔穎達曰公既

如晉必留人守郕郕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

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

之一解郕不伐而自潰與常例異故重發之文上下不

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

之甚補曰言亦者諸書國潰皆見其國之惡爲文疏

曰謙自潰不責公也汪克寬曰或謂意如誘其民使潰

然亦由昭失民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補曰言昭素不得於民出則民喜之若負擔重物者初

得息肩然此申上譏公意蓋師說云爾或共公康公景

相傳有是言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補曰言在者皆承上在楚承

州宜書居不宜書在者不知此義也禁夢得又引易

文言傳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亦無足取

中

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中國猶國中也補曰爾雅曰在存也疏曰范例云在有四言在非所

在也文繁案傳明經通例也國中不言公者凡居竟內

則無存文二十七年二十八九年不言在乾侯猶有

年不言在齊鄭已屬公也二十九年不言在乾侯猶有

也春歲首既有存交則知其有變故異於平時書在乾

侯明其失鄉而寄於他國無所歸也書在楚明其遠朝

夷狄不得歸也若專就此經言則國中謂鄭故謂鄆潰

不得入○後世唐中宗之事書帝在房州者非也昭公

雖出猶公也故每歲存之也中宗既廢王也非帝也非

帝言帝無年而為有年非實也皇后武氏稱帝紀年紀

帝而存王又非名也竊謂脩唐史者宜於帝周之中每

寓存唐之意四月陳火正堪取法公在乾侯不可同條

明乎此可以言春

秋名實之際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補曰在克寬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

秋八月葬晉頃公

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公亦淹恤在

外不能備其禮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

滅夷狄時月者為下奔起補曰疏曰

時奔何得更月范荅薄氏云國不滅而出以月然則温子國

滅而奔出重於滅滅夷狄雖時猶加以月然則温子國

下温子奔在正月之月有義而然莛子之奔文承八月之

微國微國則例月例月則不關於君出君出之重不日

於滅國范云出重於滅者言既滅其國君不死難比之

常奔恆滅則為重矣滅在月例者君出不復加日明滅

重矣文烝案此注蓋合經意疏云云者多不明白以弦

滅為在月例亦誤凡滅在月例者以其君歸則日之沈

許頓胡是也君奔則併於月文譚是也温蒙上月與譚

同也滅在時例者以其君歸則無加文變是也君奔則

月之此文是也弦滅不得蒙上月奔則得蒙之也君奔則

君不能死以歸者尤重於奔夔所以無加文者蓋以奔

既錄月則獲宜謹日而其事本在時例不欲苟為特筆

之文故自從其常例也濞子書日傳以徐子章羽奔楚

為賢明不從獲起義乃是特為變文矣徐子章羽奔楚

奔而名者有罪惡也補曰疏曰注於譚子云蓋無罪蓋

疑也啖助曰徐子名者初已自服吳子吳子信而送之

非能自奔也劉絢曰力不能勝而奔者義未絕也章羽

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故名以著其絕○撰異曰羽公羊作禹唐石經左氏與此同岳本則作禹左傳皆

禹作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適歷晉地○撰異曰櫟舊作

櫟作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補曰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至此復來赴書名則同盟情親也書日

則正也書葬而時則亦正也皆與大國同例終於春秋

晉侯使荀櫟唁公子乾侯唁公不得入於魯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

今在晉地晉將納公公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

有可入之理故重明之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

也言己已告魯求納君唯意如不肯補曰上言意如會櫟此言櫟唁知是意如不肯納君明矣意如逐君未

有見文於此微見之傳即以唁辭明之左傳所載似曲為意如解免者蓋魯人護季氏之辭非實錄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撰異曰肱公羊作弓案鄉射禮注今

其不言邾黑肱何也

來奔言邾補曰當依何休云據讀

文雖無邾師法自連邾請之因以起其義也別乎邾也

邾人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補曰公羊以為黑肱之

義曰邾木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二者其積九百五

積為方十三里而有餘設稱三十里乎文烝案百八十里而

方一里可謂之其不言濫子何也據既別之為國非天子

所封也補曰雖是邾之別封終不得爵命於來奔內不

言叛也補曰此言凡竊邑來奔者皆叛也若奔他國即

者為其來奔內書其以地接我為重兼為內諱也不發

傳於庶其牟夷者彼處一人據二邑三邑此惟一邑彼
若書執亦當但書一邑故就此一邑者明之以包前二
文也杜預曰以邑出書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劉
欲賈逵說三叛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也釋例
駁之杜氏頗合傳義亦以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
戚毋叛左傳云以戚如晉足明竊邑而奔他國者皆書
叛矣書叛則不書出奔書來奔則不書叛而書以之文
則同是春秋之義也疏不得傳旨以爲黑肱不繫邾嫌
其專地不責叛罪故重發傳以
明例此傳是初發何云重乎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補曰趨鵬飛曰三年之

所以誅季氏也而左氏各爲之說鑿矣謂左氏專信
國史而不附會殆不然也案葉夢得亦謂左氏妄
補曰據左氏定元年之楚預曰公別居乾侯遣人誘

取闕

闕而取之文烝案此益不蒙上月
或如齊侯取鄆不可以常例準

夏吳伐越

越吳言之不稱於越者自
與楚同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國

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補曰何忌

蓋子二十七年戊周此罷成而城之書城不書戊傷十

四年論之備矣不言城京師說亦見前天子微諸侯不享覲見也言天

氏公羊作世準之前後天子微諸侯不享覲見也言天

文宜從世左氏無邾人天子微諸侯不享覲見也言天

子微弱四方諸侯不復天子之在者惟祭與故諸

謂稱王補曰傳言之禮天子之在者惟祭與故諸

微弱之至不能增脩其城亦所謂危而不能自守故諸

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重復起傳者平桓

之世雖復禮樂出自諸侯諸侯猶有享覲之心襄王雖

復出居猶賴晉文之力札子雖云矯殺王威未甚屈辱

至於景王之崩嫡庶交爭宋衛外附楚亦內侮天子獨

立成周政教不行天下諸侯無桓文之伯不能致力於

京師權柄委於臣手故大夫相率而城之比之正禮而

傳與城杞釋不異辭也文烝案經與城杞同文傳嫌其

事迥別故重顯此二句謝混曰當王室危弱之時乃能
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呂本中曰周室雖微諸侯
猶勤之先王之德
澤猶有存焉者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昭補注二十二終

大千九百五十五字
小隸四千三百零六字
屬注百十三字